

西施母题在韩半岛的受容样相

关美* · 崔矜傳**

【目 录】

1. 引言
2. 韩半岛文人对西施形象的文学书写
3. 对西施形象的翻案与创新
4. 西施形象在韩半岛的受容特点
5. 结论

【摘要】

中国自古与朝鲜文化交流繁忙，位居“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形象及其故事也随着吴越战争的影响在韩半岛广为流传。韩半岛的文人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立场角度，对西施之美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释，或是在陈述史实的基础上对西施或同情或贬斥，或歌颂其为救越亡吴的救国英雄，或贬之为误国迷君的红颜祸水，又或是神往才子佳人漂洋五湖的超然境界。甚至出现了以吴越争霸为背景，以西施为原型的翻案小说。他们不仅是西施形象的域外建设者，对西施形象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由此产生了韩半岛独具特色的西施母题作品。西施之美能够跨越时空，永不褪色，外表之美固然必不可少，但她的那种为了国家敢于牺牲和奉献的崇高精神和美好品质才是其魅力永存的关键，这也符合韩半岛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社会价值观。

【关键词】西施；韩半岛；受容；翻案；“美人像”。

* 第一作者。全北大学中语中文系时间讲师、全北大学中国亚细亚研究所辅助研究员 (guanmei@naver.com)。

** 通讯作者。全北大学中语中文系教授 (cyj@jbnu.ac.kr)。

1.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的故事和传说经久不衰。早在先秦时期，关于“西施”的记载就已出现。先秦著作大都围绕着西施闻名遐迩的绝代佳人形象进行叙述。关于西施与吴越之争相关联的记载则最早见于东汉时期，西施的形象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产生了各具特色又饱含时代特征的西施母题¹⁾作品，是“不同时期特定历史语境中人们对于女性的态度与情结，这些情节随着社会形态与思想意识的演进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²⁾

目前学界对于西施形象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既有朝代上的断代性研究，也有历时性的形象演变和针对单一文体的集中深入分析。但是这些研究范围都集中在中国境内，对于同属汉文化圈的其它地区则少有涉及，中国自古与韩半岛文化交流繁忙，详细记载西施故事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本书何时并通过怎样的路径传到韩半岛，已无法考证。但是韩半岛文人在受容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较早的接触到西施的形象，西施形象及其故事在韩半岛广为流传，固然是吴越战争深受文人关注，不过，后来中国文人以西施为母题在不同领域进行的文学创作是西施故事广为流传的直接原因。“沉鱼落雁”“东施效颦”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目前，笔者可以查到的最早关于西施的记载出现在高丽后期，1249年，白賁華在『御樓醉西施』写道：“憶昔西子下吳臺。醉魂因風一舞來。書□□□□破。淺紅何忍踏庭苔。”³⁾可见至少在高丽时期，西施入吴的故事已被韩半岛文人所喜闻乐道。韩半岛文人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立场角度，对西施形象进行受容，有关西施形象的韩半岛作品举不胜举，西施已成为美的代名词，韩半岛的文人对西施之美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释，在朝鲜王朝时期甚至出现了以吴越争霸为背景，以西施为原型的翻案小说。他们不仅是西施形象的域外建设者，对西施形象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由此产生了韩半岛独具特色的西施母题作品。因此，研究韩半岛文人对西施形象的受容以及不同文学语境中的演变，有利于了解韩半岛审美观的核心以及女性地位和爱国情怀等思想价值。

1) 所谓母题是指题材或故事的最初来源，这种来源可能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历史事件引起文人广泛的注意，不断地被咏唱或编写，形成了同一题材的作品系列，即构成了母题与嬗变现象。母题往往是家喻户晓的作品或人物，为人们耳熟能详。

2) 李媛媛，『西施母题的流变阐释』，济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p. 3。

3) 白賁華，『南陽先生詩集卷上/詩』，『御樓醉西施』（关于韩国古代文人的文集均引自 한국고전종합DB，网址为 <http://db.itkc.or.kr/>，以下不另注）。

2. 韩半岛文人对西施的文学书写

1) 对美的多重阐释

西施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初现即是以“天下之至娇”的至美之名，先秦诸子也从不同的角度记录过这位美人。然而，西施到底美在哪里，从来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描绘。这种文学上的故意留白有意增添了西施的神秘之美，也为后来的文人创作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更是对西施之美的升华，因此也就出现了文学上的一种奇特现象，西施成为美的代名词，美人、美景、美物，皆可以她为喻，这种比喻也被韩半岛的文人发挥的淋漓尽致。

(1) 对西施作为天下之至娇美人的认可

从『离骚』开始，文人就把“美女”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审美意象，使其与自己建立起了某种对应关系，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美女甚至成为文士的代言人，封建社会的文人与女子在实现各自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大多遭遇‘身不由己’的悲剧”⁴⁾，命运的不由自主很自然的将两者的关系拉近。“美人计”故事经久不衰，脍炙人口，西施虽是吴越争霸中“美人计”的主角，但作为这样的西施形象，既不是纯粹的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化身，也不单纯是男性眼里的观赏对象，她更像韩半岛士大夫抒发其人生感悟或风雅情趣的代言人。

郑斗卿「採蓮曲·六首」的第一首“越溪美人桂爲楫，秋日江南採蓮葉。葉東葉西多戲魚，魚見紅顏盡深入。”⁵⁾形象生动的刻画了西施的沉鱼之美，连水中的鱼儿都被西施之美所陶醉，这里衬托的的一种灵性之美。第五首“荷花初發葉參差，花妬紅顏葉妬眉。越女採蓮知幾許，唯看使者覓西施。”则用一个“唯”字，衬托了西施在人间红颜中出众的美貌。崔豈「紅蓮」“蓮生依水水依盆，數朶朱華錦繡翻。嫩色迎人看欲語，輕香惹日氣生暄。渾疑醉着六郎面，又恐招還西子魂。晚節真逢傾國艷，春來滿眼不堪論。”⁶⁾赞叹西施的倾国之色。以上这些诗句所述都是单纯的西施之美，诗文中也无关西施的身世，这些诗句的西施只是绝世美女的代名词，并没有将西施与政治联系起来。

4) 杨金梅，「古典诗词中“美女”意象的文化考察」，《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p. 48。

5) 郑斗卿，『東溟集』，第2卷，「採蓮曲六首」。

6) 崔豈，『簡易集』，簡易文集卷之六，「紅蓮」。

(2) 对“欲把西湖比西子”的活用

西施之美生动地体现于“水”，不管是关于西施的出身地若耶溪还是西施的归宿“泛舟五湖”，都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更是使西施与水分隔不开。韩半岛文人也在大量的诗歌或借西施来感叹湖水之秀丽，或借湖水来咏赞西施之柔美。徐居正的「西湖泛舟」“西子湖邊十頃秋，雨奇晴好兩清幽。風流小舫移時纜，樓外青山散不遲。”⁷⁾直接引用了东坡的比喻，把西湖称作西子湖。此外，成倪的「東門泛舟」“南湖流水清漣漪，淡粉濃抹如西施。蘭橈桂棹揚素波，水中倒影千蛾眉。”⁸⁾更是苏东坡的翻版，共同促成了西施与西湖的相映相衬。

蔡濟恭的「仙遊潭」“飛驒盡日海無邊，咫尺還生苕霅天。窈窕眉堤花影裏，忽逢西子淡粧妍。”⁹⁾把美丽的潭水比作是“淡妆妍”的西施。无独有偶，徐居正「麻浦泛舟」“西湖濃抹如西施，桃花細雨生綠漪。蕩槳歸來水半篙，日暮無人歌竹枝。”¹⁰⁾则把麻浦之美誉为“浓抹”时的西施，两者可谓是把“浓妆淡抹”发挥到极致。池圭植「二十三日 筱湖」“知君詩似大撞鍾，驚動八荒聞九重。古壑風聲疑虎豹，曉江氣息聽魚龍。雁來何處雲千里，人在高樓月一峰。更有西施添粉黛，天香國色十分濃。”¹¹⁾不施粉黛的西施已经足够迷人，这里诗人把筱湖之美比作是“添粉黛”的西施，景色秀丽可见一斑。清澈的湖水宛如西施一般娇美。由此可见，文人们打破了西施与西湖的局限，使其延展到美丽的湖水，发挥了文人们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韩半岛的文人可以说是把西施与西湖的这一比喻发挥的淋漓尽致，有过之无不及。

(3) 以美物与西施相互映衬

以美人喻花、以花喻美人是自『诗经』、『楚辞』固定下来的格式，韩半岛的文人自然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花是古今中外艺术家万古不变的创作主题，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美和精神美，“万花缤纷会激发出诗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百花凋谢会触动诗人对生命流逝、流转的感叹，而有时因为诗人独特的人生际遇，花开花谢也会引起诗人反向的人生感悟。”¹²⁾韩半岛的文人在创作以花为题材的诗歌时，往往又会以西施为喻来衬托花之妖

7) 徐居正，『四佳集』，第20卷，「西湖泛舟」。

8) 成倪，『虛白堂集』，第11卷，「東門泛舟」。

9) 蔡濟恭，『樊巖集』，第5卷，「仙遊潭」。

10) 徐居正，『四佳集』，第1卷，(漢都十詠)，「麻浦泛舟」。

11) 池圭植，『荷齋日記』，壬辰陰晴錄，壬辰年(1892) 9月23日，「二十三日筱湖」。

12) 周婉、王瀚，「略谈唐诗中的“花”意象」，『语文建设』，2018，p. 56。

艳，令人感慨文人的思想情感。他们或以花来写西施；或以西施来喻花；又或者是写自己的人生遭遇或寄托着平生的理想抱负。

在韩半岛文学作品中，以芍药喻西施的诗歌占了很大一部分，李奎報「芍药」“好箇嬌饒百媚姿，人言此是醉西施。露葩欹倒風擡舉，恰似吳宮起舞時。”¹³⁾作者明显的以花喻人，把芍药比作是空中翩翩起舞的西施，表达了诗人对青春红颜和美好岁月的留恋。徐居正「詠白紅芍药」“紅間白時白間紅，奇姿異態一園中。人間初見西施白，海外誰傳利市紅。”¹⁴⁾作者看到白红芍药之后感叹其奇异之美，然后别出心裁的引出大家一般只看到西施的美貌，却往往忽视了西施在吴宫中的孤独与无奈。曹好益「芍药」“蘇臺方宴事蒼黃，猶帶當年醉臉香。盡日無言如有恨，悔將言語誤吳王。”¹⁵⁾这首诗，表面是在描写芍药的美，实则借西施暗喻自己入仕之后的迷惑。李奎報「芍藥」“嚴粧兩臉醉潮勻，共導西施舊日身。笑破吳家猶不足，却來還欲惱何人。”¹⁶⁾以花和西施寄寓生命流逝的迷惑、繁华不在的感慨。在惜爱芍药的同时，感怀身世，感时忧国。

李奎報「次韵诸君所赋山呼亭牡丹」“花葉相依映碧丹，香風披拂玉階欄。莫嫌西子芳魂在，未害支郎道眼看。卯酒十分醺滿臉，燕脂一顆抹渾顏。等閑蜂蝶應欺我，虛度青春尚未觀。”¹⁷⁾认为牡丹之所以美是因为西施芳魂的存在。趙曦「題島村秋江紅梅」“西子輕粧日，楊妃半醉時。暗香風送遠，清酌月來遲。絳雪琴邊閣，紅霞鶴外籬。君從何處得，春上臘前枝。”¹⁸⁾作者借西施来赞叹梅花之美，表达了其欢喜之心、闲适之情。太宗大王「辛卯七月奉上王置酒廣延樓賞蓮時方久早靈雨霈然仍製一絕」“車駕榮臨獻玉卮，霈然甘澤濕紅衣。半濃半淡新粧艷，西子含嬌欲語時。”¹⁹⁾写尽美人风骨，将莲花与西施的美色相互映衬，尽态极妍。丁若鏞「詠紅葉絕句」“側壁欹岳到半天，蒼髭欲度絕攀緣。誰將颯沓胭脂筆，細點西施翠黛邊。”²⁰⁾谁用沾满红胭脂的毛笔，把西施的美貌画地如此美丽。诗人用“翠黛邊”的西施来形容枫叶之绚丽，形象至极。

除了上面的以花喻西施外，似乎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看到西施的影子，也可以看出古人对西施的偏爱，池圭植「五日次楊柳詩」“嫵娜風流早向陽，劇多情處恨空長。含愁脈脈登樓婦，惜別遲遲駐馬郎。絲欲穿針圍繡戶，花終無蒂托萍鄉。纖腰若共西施浴，臨水盡成脂粉塘。”²¹⁾用依依杨柳来形容沐浴的西施，洗过妆的水结成了如今的“脂粉

13) 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第1卷，古律詩，「芍藥」。

14) 徐居正，『四佳集』，第31卷，詩類，「詠白紅芍藥」。

15) 曹好益，『芝山集』，第1卷，詩七言絕句，「芍藥」。

16) 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第16卷，古律詩，「芍藥」。

17) 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第3卷，「次韵诸君所赋山呼亭牡丹」。

18) 趙曦，『海槎日記』，酬唱錄，「題島村秋江紅梅」。

19) 太宗大王，『列聖御製』，第1卷，「辛卯七月奉上王置酒廣延樓賞蓮時方久早靈雨霈然仍製一絕」。

20) 丁若鏞，『茶山詩文集』，第2卷，「詠紅葉絕句」。

21) 池圭植，『荷齋日記』，壬辰陰晴錄，壬辰年(1892) 5月5日，「五日次楊柳詩」。

塘”，作者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赋予杨柳西施之风情。南九萬「見安平書刻本有感」“撇雲挑霧恣傾欹，道媚橫生格律奇。刻畫猶存西子態，翩翩幅末寫清之。”²²⁾更是用“西子态”来映衬刻本字体的优美。在这里，不管作者指的是西施的精神之美还是其形体之态，都使西施的美更加抽象化，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既未对西施形象做出主观品评，也不侧重于灭吴往后西施的结局，只是用唯美的笔调描述了一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人形象，根据不同文人的感情世界把这种美转移到任何一种美好的事物上面。运用多彩之笔，把西施形象写的既真实又美丽动人。

2) 对西施功成身退的神往

范蠡西施才子佳人荡舟五湖令人心仪，这种英雄美人泛舟五湖的流风遗韵，也为韩半岛文人墨客所神往。被称为“韩国中世纪社会”的高丽和朝鲜时代因众多政治剧变，在权力浮沉的冷酷现实中表现了以多种认识论为基础的“隐逸思想”。但是，对于身处官场，无法自由实现“归去来”的文人来说，林泉之隐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他们只能在诗歌中追随西施和范蠡的足迹，聊以慰藉自己不能归去的现实处境。

申欽的「子夜歌十首(六)」“生憎苧羅女，不爲吳王死。姑蘇臺尚存，却逐鴟夷子。”²³⁾表面上是在埋怨西施“不爲吳王死”实则表达了对西施归宿的向往。同样在「五雜俎」中，“五雜俎吳宮施，往復還君心移，不獲已歸鴟夷。”²⁴⁾歌颂了西施成功完成任务后跟随范蠡隐居的坦然。申欽接受了文学是“小技”的思想，认为诗歌并须具有社会效用。在长期的坎坷仕途中，老庄思想又成为申欽精神的一种宽慰，对功名及外物意义进行消弭，乃至以虚无不可及的神仙世界，来获得心灵的安宁。李瀾「西子逐鴟夷」“水縐微波漾細鱗，沙鷗白鷺立湖濱。風流想像鴟夷子，此地曾經載美人。”²⁵⁾灭吴后，范蠡带西施隐居。作者触景生情，对昔人故地感慨万分。柳夢寅的「路上」“文章驚世神人忌，鞍馬爲家契活輕。欲載西施五湖去，扁舟何必待功成。”²⁶⁾作者想要归隐，却没有范蠡和西施的功成名就，“扁舟何必待功成”归隐心切，看似洒脱，实则无奈，官场的不得已使文人抽身而出，写尽西施风采与娇姿媚态，追逐鴟夷一舸，倾慕之情难以自禁。

相较于他所建立的伟业，韩半岛文人更加关注和向往的是其这种功成不居，抽身远隐最终得以善终的逍遥姿态。但是为了聊以慰藉自己无法抽身官场、归去五湖的苦闷，韩半

22) 南九萬，『藥泉集』，第1卷，詩，「見安平書刻本有感」。

23) 申欽，『象村集』，第4卷，「子夜歌 十首(六)」。

24) 申欽，『象村集』，第3卷，「五雜俎」。

25) 李瀾，『星湖僊說』，第26卷，「西子逐鴟夷」。

26) 柳夢寅，『於于集』第1卷，「路上」。

岛的文人以自己没有“功成名就”为借口，来维护自己舍弃隐逸选择出仕的正当合理性，并在诗歌中对隐居充分发挥了浪漫的想象力。

3) 对西施“红颜祸水”与“复国英雄”形象的讨论

“中国历史上的美人之所以闻名，为历代文人咏唱，其实并非只是因为倾国美色，更重要的是美人与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密切关系。儒家思想不鼓励女性参与国家政治，但中国历史上的美人总是与政治事件相关，或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者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²⁷⁾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施形象逐渐脱胎于至美之名，被赋予更深的政治性。“在政治家的头脑里，美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对王权的馈赠，是天然的救国利器的同时也具有灾难性的魔力。”²⁸⁾不管是“西施入吴”的设计者范蠡，还是史书情节的记叙者袁康和赵晔理当都意识到了“美的双刃性”，对于越国而言，她是被人尊敬的“复国英雄”，而对于吴国而言，她则是被人唾弃的“红颜祸水”。中国历朝历代对西施的评价有同有异，韩半岛的文人在此基础上，以西施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对西施形象的再解读。有人同情忏悔，有人斥责羞辱，但并无是非之分，他们都是基于个人的理想和时代喜好，对西施形象做出的评价和诠释。

(1) 西施与吴越战争

史书将西施与吴越战争联系在一起，因为西施的美貌，言越以西施献吴王而完成兴越灭吴的大业。韩半岛文人 also 根据这一记载进行了诗歌上的再创作。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郑斗卿。他在「秦女卷衣」中“本是越溪女，能歌采菱曲。十五选入侍君王，归梦西施浣纱石。三千宫女蛾眉妬，毕竟君恩在何处。”²⁹⁾叙及西施籍里、身世、秀色与因美入宫，我们可以看出郑斗卿的诗中，吴越争霸故事的大概情节以及西施赴越的原由已隐约出现，并对西施的遭遇给予很大的同情。阐述了西施从浣纱女到吴宫妃的转变。西施从最初的浣纱女到引得三千宫女羡慕吴宫妃，言及西施因美入宫而恃宠承娇。「吴宫行」“君不見，吳王帶甲七十萬，橫行天下誰與敵。艾陵陳兵破齊師，黃池敵血凌晉國。萬乘齊晉常恐懼，蕞爾弱越何足數。越王握火土填闔，吳王驕逸猶未戢。讒臣爲亂殺諫臣，東門果見越寇入。前驅未試步光劍，戰士先投水犀甲。姑蘇宮殿盡成，羅佳人安在哉。白露爲霜滿荊棘，空令千載過客哀。”³⁰⁾则更进一步，开始显现出西施吴宫行的目的和作用，作者认为，得益

27) 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 387。

28) 李剑锋，「美与爱神：西施形象流变中的救赎意义」，『名作欣赏』，2018，p. 37。

29) 郑斗卿，『東溟集』，第1卷，（采莲曲二首），「秦女卷衣」。

于西施的掩护和助力，越军得以顺利进入。在此，西施的特质具有特殊魅力，西施的消亡自然无异于美的消亡，并且这种韶华易逝无法追溯的人间悲剧更容易引起心灵上的共鸣，引发众多诗人的思绪也引发了韩半岛文人关于西施“复国英雄”与“红颜祸水”形象的讨论。这类作品可以看出不同作者的爱憎之情、褒贬之意。

(2) “红颜祸水”

『旧唐书』为后妃立传的目的在于“三代之政，莫不以贤妃开国，嬖宠倾邦…而妇言是用，衅起维成。”『旧唐书』是为了提醒后世，立了后妃传，“贤妃”与“嬖宠”是判别是非的标准。许多文人根据这一标准，亦或是站在吴国的角度，把西施写成祸国殃民的祸水。

韩半岛的诗文中对于西施也不乏贬斥之声，最为著名当属李奎報「色喻」：“聞色之美。則破家產而求之不疑。被色之誘。則犯虎狼而赴之勿辭。畜好色則人猜衆妬。著美色則功落名隳。大則君王。小焉卿士。覆邦喪家。靡不由此。周之褒姒。吳之西子。陳後主之麗華。唐玄宗之楊氏。皆迷君眩主。滋育禍胎。周以之蹶。吳以之頽。陳唐以之崩摧。小則綠珠之嬌態敗石崇。孫壽之妖粧惑梁冀。若此之類。又何勝記。”³¹⁾ 女人祸水本陈腐滥调，作者议论色之美和色之诱时，把西施和亡周的褒姒、亡唐的杨贵妃相提并论，有明显的鄙夷和斥责的态度，在武臣政权下，对文人来说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是重建弱化的高丽王朝。李奎報致力于借鉴邻国—中国的史籍来寻找解决本国问题的途径。在维护高丽国君的同时把西施看作是迷君眩主红颜祸水，立场非常鲜明，把否定西施推向了极端。徐居正「後薄薄酒」“杜陵白醪千憂散，嵇君濁酒所願畢。不必吳姬越女可薦枕，不必玉蛆霞液可供樂。勸君勿醜婦醜醜，勸君勿薄酒薄薄。古來美酒伐人性，未有哲婦不亡國。君不見糟丘臺前秋月白，姑蘇城外春草綠。”³²⁾ 徐居正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他重视封建的天理和人伦思想，他以世教为本，反对女性扰政，也认为西施是亡国之妇，站在美人祸水的立场，警告世人美人可以亡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3) “复国英雄”

西施的故事重现了吴越两国翻天覆地的盛衰荣辱，政治色彩的光环挥之不去。有些文人站在越人的角度，为西施鸣申不平，辩冤去诬，认为西施是可以媲美范蠡和文仲的巾幗

30) 鄭斗卿，『東溟集』，第8卷，「吳宮行」。

31) 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色喻」。

32) 徐居正，『四佳集』，第28卷，詩類，題姑蘇臺圖，「後薄薄酒」。

英雄。“西施是被越国派往吴国的，她肩负着让吴王夫差荒淫腐败沉湎色欲与刺探吴国政治军事机密的光荣使命，因此，被后世赞之为巾帼英雄、爱国女杰。”³³⁾

曹仲「權蠶」“三千越甲夜成圍，宴罷君臣辭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³⁴⁾诗人高度评价了西施在吴越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将其评价为“破吴功第一”的功臣，这当然是芳名博得百代崇了。李晔光「西子」“亡國由來自女戎，巧將妖態錮君聰。平吳畢竟知誰力，種蠶休論第一功。”³⁵⁾这里的女戎指的是西施，诗人认为，比起范蠡和文仲，西施才是平定吴国的第一英雄。此外，在「王昭君」中写道：“恭將西子獻姑蘇，越蠶深謀爲秦吳。蛾眉若作龍庭斧，不怨毛生枉畫圖。”历史上，历代文人对王昭君的评价向来都是积极正面的，诗人在此用西施来比喻王昭君，更是对于西施为国牺牲精神的认可和赞美。李穡「天寶歌過薊門有感而作」“天寶盛時何昌豐，天寶亂時何矇矓。沈香亭中春色濃，漁陽鼙鼓聲瑟瑟。馬嵬山下飛塵紅，天子劍佩鳴琤琮。三風十愆在省躬，宴安鴆毒須慎終。明皇一念常篤恭，此胡安敢行狂凶。乃知人事非天窮，不見吳王宮西施半酣歌吹濛，越兵自渡江無風。”³⁶⁾形象生动的描写了西施迷惑来掩护越军夜袭吴宫，趁机灭吴的故事，倾佩之情溢于言表。

柳夢寅「卧駝軒十五圖·五湖扁舟」“好去千金子，飄然一帆風。霸越知誰賴，煙波失女戎。”³⁷⁾这首诗看似写范蠡，最后使人发出“越国霸业归功于谁？”的疑问。笔锋一转，五湖烟波里却看不到西施的身影。诗人的言下之意当然是把西施看作是实现越国霸业的英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西施除了‘美人’这一特征始终不变之外，其余则随时代的变迁、写作手法的翻新以及作者的创作需要而不断取舍。就连她的碑刻画像，也随审美观念的嬗变而演变。”³⁸⁾因此，我们尽可以仁智各见地欣赏与评判她。

“不同思想的交织使得西施形象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极致对峙，极致的赞美与极致的否定：一个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一个是众矢之的的红颜祸水。”³⁹⁾美人西施以美色作为无往不利的利器，引诱吴王夫差荒淫误国，最终为勾践所灭亡的话题，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作品里津津乐道的叙述对象。

33) “西施”，『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6%BD/674085?fr=aladdin> [2022. 03. 10.]

34) 曹仲，『海東雜錄』，本朝，「權蠶」。

35) 李晔光，『芝峯集』，第2卷，七言絕句，「西子」。

36) 李穡，『東文選』，第8卷，七言古詩，「天寶歌過薊門有感而作」。

37) 柳夢寅，『於于集』，第2卷，詩（拾遺錄），「卧駝軒十五圖」。

38) “西施评价何其多”，『北京晚报』，2019. 01. 23.，http://www.bjwmb.gov.cn/zxfw/wmwx/wskt/t20190123_923967.htm [2022. 03. 10.]

39) 李媛媛，「西施母题的流变阐释」，济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p. 17。

3. 对西施形象的翻案与创新

相对于中国文学中的西施形象，韩半岛文人笔下的西施故事的演变脉络虽有相似性，但由于韩半岛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施母题素材被传入韩半岛后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韩半岛文人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翻案与创新，出现了韩半岛本土的“西施故事”。翻案文学是东亚文学的普遍现象。中文、韩文都有“翻案”一词，但意义有所不同。韩国教学社的『新国语辞典』也收录了“翻案”一词。“翻案”的意义有三种：一是改变对案件的原来判决；二是对诗文原作进行种种修改再创作；三是将外国的作品按照本国的需要，重新改编创作。中韩的“翻案”词意虽然稍有差异，但原意都是推翻原有决定或看法。⁴⁰⁾

1) 为西施翻案而斥君臣穷奢极致

在韩半岛的文学作品中，不少西施题材的作品把西施训斥成“祸水”，红颜误国，将国家兴亡归结到一女子身上，而不敢对败国之君臣有丝毫不敬之词。自然也有人西施开脱，对西施的无辜深表同情，因此也相继出现了许多为西施翻案而斥君臣穷奢极致的作品，来总结君臣荒淫无度误国误民的历史训诫。

尹愔『詠史·因閱曾先之史略而作』“妹從施氏姐從蘇，褒姒入周西子吳。一女足能亡敵國，謀人何必舉兵屠。”⁴¹⁾用反讽的语气来批判世人把国家灭亡的责任归结到一女子身上的谬论，讽刺了君臣对国家兴亡责任的逃避。金尙憲『次宮詞』“西施初見闔閭城，笑態嚬姿百媚生。齊向吳王候顏色，一時宮掖盡歡聲。”⁴²⁾古往今来，宫师都只吟诵有关宫中行乐的事，多是淫词滥调，君臣大都乐此不疲。将前代帝王和后妃的美丑得失一一叙述，以达到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的目的。鄭斗卿『白紵辭·二首』“館娃宮中歌吹發，新裁白紵白如雪。江城綠水繞高臺，臺上君王醉明月。清秋八月鴈南飛，洞庭木落黃葉稀。美人爲君舞羅衣，有酒莫賦醉言歸。玉階白露猶未晞。”⁴³⁾历代君王一旦成功便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作者为西施正名，从正面叙述了亡国丧身的根本原因在于君王的荒淫无度。

徐居正的『次却妓詩韻』嘲讽“前輩風流豈一端，或堪長笑亦堪觀。郵眠一夜魂應斷，越笑三年膽已寒。頗信紅顏金縷惜，從教錦瑟玉纖彈。牧之落魄名猶在，何況□侯鐵作

40) 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p. 365-366。

41) 尹愔金，『無名子集』，诗稿第5本，『詠史·因閱曾先之史略而作』。

42) 金尙憲，『清陰集3』，第11卷，『雪窖集』，『次宮詞』。

43) 鄭斗卿，『東溟集』，第1卷，『白紵辭·二首』。

肝。”⁴⁴⁾批判了忽视君王风流成性，而只关注红颜祸水的历史观。成倪「姑蘇臺」“層臺百尺憑風高，歌舞半在青雲霄。西家施子美絕代，捧心一笑千金嬌。君王沈醉昏無愈，不知烏喙嘗膽苦。忠臣抉目東門路，越騎如雲簇江浦。至德遺廟生蒿萊，春深麋鹿登崔嵬。粉粉聲色幾誤人，後車不鑑前車摧。”⁴⁵⁾深刻总结了吴王的荒淫，整日的满宫烂醉和歌舞升平，从而导致亡国的教训。“‘红颜祸水’的故事中，男性君臣们把治理国家的失误都轻轻巧巧地统统推到了女性身上，让红颜美人成为‘倾国倾城’、祸国殃民的‘替罪羊’，为男性承担罪责。在千百年的男性文学中，把有悖于男性至尊形象的责任都推诿于女人，如褒姒、妲己、赵飞燕……。如此浸入骨髓的思想，致使文学作品中西施‘祸水’和‘妖妇’形象在历代都屡见不鲜。”⁴⁶⁾可见，在韩半岛历史的发展中，女性同样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与屈辱。

2) 西施形象与韩半岛的『빨래하는 처녀』(浣纱姑娘)

韩半岛关于西施的翻案文学最典型的是以明代的『浣纱记』为底本翻案的韩半岛的『浣纱姑娘』。『浣纱记』是明代梁辰鱼（约1521-1594）的代表作，故事以吴越战争中的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述了吴越战争的全过程。『浣纱记』在描绘生旦凄美爱情故事的同时也是春秋历史兴衰的一个缩影，这部作品不仅是戏剧中的优秀作品，同时也是西施故事中的重要存在。

『浣纱记』创作于嘉靖末年，约公元1562-1566年间。『浣纱记』问世后，很快就传入韩半岛。目前笔者可查找的韩半岛关于『浣纱记』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574年金安國的『慕齋集』「次申參議光漢小詞三首韻・題尹友衡衡之快分亭」“柳擁松遮是子廬。月升清夜影扶疏。主人邀客詫仙居。宇宙一身無繫著。白雲舒卷任空虛。笑斟尊綠意何如。右浣溪沙”⁴⁷⁾虽然仅仅是关于『浣纱记』的引用，也足以说明至少在1574年之前，『浣纱记』这部作品已经传入了韩半岛。

『浣纱姑娘』这部小说是1910年代至1930年代初期，小说家和中国文学翻译作家梁白华（1889~1944）的长篇历史小说，取材于中国的历史史实，具有历史小说的性质。⁴⁸⁾这当

44) 徐居正，『四佳集』，第2卷，『皇華集』，「次却妓詩韻」。

45) 成倪，『虛白堂集』，第2卷，「姑蘇臺」。

46) 李娜，「“红颜祸水”还是复国英雄——从『浣纱记』看西施」，『传承』，2008，p. 39。

47) 金安國，『慕齋集』慕齋先生集卷之七，「題尹友衡衡之快分亭」。

48) 一般说来，历史小说是指以历史上的事件、人物、风俗等事实为题材的小说。根据叙述的方向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传统历史叙事，以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为目的，重视“历史性”的方向。这些作品的特点是，与其将当前的关注投影到作品中，不如将历史事实原原本本地再现出来，将焦点放在历史本身的描写上。第二种是借助历史追求现实性的课题，进行作品素材的选择，作品虽然保留了背景、人物等历史情况，但具体反映在当今时代和状况上，以及能否从现在的角度获得关注。大部

然不是单纯的过去历史的重构，而是根据人物和事件的典型化、现代化的方法，可以重新诞生为历史小说。⁴⁹⁾梁白华非常关注中国小说、戏曲对韩国文学的影响。韩半岛虽然与中国的交流很多，但是只停留在诗文等正统文学上，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梁白华对此深表遗憾，他认为相对于诗文，普通百姓对小说、戏曲的接触更具现实意义。

『浣纱姑娘』作为翻案文学是一种创作，与原作不同是必然，既有翻案的成分，也有翻译的成分。虽然社会背景脱离于韩国现状，但是包括西施、伍子胥、夫差、范蠡在内的各种人物在小说中都比较成功地确保了典型性，西施是处在所有事件中心的人物，有着出众的美貌和非凡的才能，是中国古典美女的典型，作者在此也进行了精心的刻画描写。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原著『浣纱记』，『浣纱姑娘』中的西施总是能顺应所处的环境，以明朗的面貌适应自己，这种性格使西施最终成为成功引导计划的最合适的人选。为了成功吸引夫差的注意力，西施不仅展现了多样的面貌，还展现了温顺的性格和对爱情的执着。相反，吴子胥被暗杀失败后陷入危机，西施在处理李良章的事情上表现出冷静的态度，被描述为果断的女性形象。这与作者梁白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新思潮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女性独立的进步思想，并不能彻底改变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作者虽然处于主张个性解放的新思想与原有社会伦理纲纪激烈斗争的时代，但仍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最大的进步也仅仅止步于对婚姻领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叛”，于是出现了西施这样完全没有自我的被奴化又勇于追求个人爱情的自主女性形象。”⁵⁰⁾

3) 西施之美与韩半岛的“美人像”

自古以来，处于对美的追求和才识的崇拜，容貌姣好的女性自然会受到男性的追捧，才识过人的女性也同样得到人们的尊重。因此那些倾国倾城，具有婀娜多姿的容颜和知书达理有胆有识的女性成了人们追求和仰慕的理想人物形象。相对于诸子百家对西施的抽象描写，唐宋诗人对于西施容貌的描写上从来不惜笔墨，唐代的李贺在『美人梳头歌』中描写到：“西施晓梦销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辘轳咿哑转鸣玉，惊起芙蓉睡新足。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纤手却盘老鸦色，翠滑宝钗簪不得。春风烂漫恼娇慵，十八鬟多无气力。(髻下换委)髻妆成欹不斜，云裾数步踏雁沙。背人不语向何处？下阶自折樱桃花。”⁵¹⁾诗人笔下的西施“香鬟堕髻”、面若芙蓉、双眸如秋水。李白在『咏苕萝山』中：“西施越溪女，出自苕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

分历史小说都是从第二个方向创作的。

49) 이상덕, 「梁白華의 『빨래하는 처녀』에 대하여」, 『中国小说论丛』, 2014年第44辑, pp. 249-250.

50) 参考齐晓静, 「论西施形象的美化、妖化和奴化——以明传奇『浣纱记』为坐标」,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0年第26卷第3期, p. 21.

51) 文中的唐宋诗文均引自四库全书文渊阁版电子版, (网址为<http://www.guoxuedashi.com/>)。

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对西施的描写更加细致，“玉颜”、“清波”、“皓齿”，把西施刻画的栩栩如生，西施之美被后代文人津津乐道。宋代的程安仁在《西湖四景》中写道：“靓妆玉面映波光，细袖轻裙受风举。芙蓉秋晓传清香，西施初洗匀新妆。”与《浣纱记》的西施“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⁵²⁾唐宋文人笔下的西施天姿国色，近乎仙女。

这些描写西施之美的词句对韩半岛文学女性美的描写也产生了影响。“韩半岛文学的女性美描写往往是类型化的，言及美人必称西施、杨贵妃，或者是按照中国描写美人的方式进行描绘。”⁵³⁾西施式的美人描写也常常出现在韩国小说中。在描写女主人公的音容笑貌时，常以西施为比喻对象，或运用《浣纱记》的语句以显示女主人公的美丽。加上西施最后与范蠡的才子与佳人的完美归宿，在种种传说中，西施成了东亚文学中美女描写的范本。

朝鲜后期爱情小说中的佳人形象也个个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在美女形象的塑造上，为了突出春香之美，《春香传》中的春香“芙蓉如面柳如眉”“丹唇皓齿半开，笑容恰如在春风桃李开时，莲花半开”。《周生传》中国的周生“云鬓绿鬟，醉脸微红，明眸斜阿，若流波之晓月；巧笑生祸，若春花之含晓露”⁵⁴⁾。《英英传》中的英英“年才二八，莲步轻移，陌尘不起，腰肢弱弱，态度婷婷”⁵⁵⁾。《洞仙传》中的洞仙“碧月初生，纤云无迹，红荷初开，瑞霞方浓，垂鬟之际，银河秋波，风和日暖，柳嫩梅娇，百媚停，千态婵娟，真所谓国色天香也。”⁵⁶⁾可见在人物形象的审美上，中国和韩半岛的审美标准大同小异，总是“国色天香”、“丹唇皓齿”、“杨柳细腰”、“雪肤花容”。那些描写西施容貌体态的诗句，成了韩半岛描绘理想美女的经典诗句，构成韩半岛理想美人的标准。

西施之美之所以流传千古，除了其美貌之外，更在于其过人的胆识和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奉献精神。在韩半岛后期的爱情小说中，佳人同样意志坚定，不负礼教的约束，敢于追求真情。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要说《洞仙记》，洞仙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不畏强权的压力，对抗到底。显示出了佳人的美不仅仅在于外表的华丽，还有内在的才气美、骨气美和品质美。

52) 《浣纱记》四库全书文渊阁版电子版，（网址为<http://www.guoxuedashi.com/>）。

53) 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 426。

54) 《周生传》转引自[韩]苏仁镐，《韩国传奇文学的唐风汉韵》，民族出版社，2007，p. 260。

55) 林明德主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七，《英英传》又名《相思洞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p. 412。

56) 崔雄权、马金科、孙德彪校注，《17世纪汉文小说集花梦集校注》，少明出版社，2009，p. 125。

4. 韩半岛文人对西施形象的受容特点

西施形象经过无数文人的创作和渲染,变得十分的丰富和立体。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中国的西施形象,在韩半岛,对西施形象的接受和传播,虽没有时期上的明显差异,但也呈现出韩半岛独有的特点。

首先是受容的广泛性。西施形象在韩半岛被广泛的传播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的主体广泛,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普通百姓,根据记载资料,从高丽到朝鲜,甚至到现代社会,西施形象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韩半岛保持着较为强大的生命力。例如韩半岛刻画的美人像,高丽和朝鲜时期的诗词文赋,近代受大众喜爱的小说,其中都可以找到西施的影子;二是受容的形象类型广泛,在中国,西施的形象从先秦到明清,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从单纯的“绝代佳人”形象进到后来的“为邦家轻别离”的爱国女子。西施形象的内涵愈加丰富,产生了各具特色又饱含时代特征的西施母题作品,韩半岛的文人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情感所需,对西施的不同形象进行受容,虽然诗文的内容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但却展现了不同时代韩半岛的社会价值观,被不同时代的文人所津津乐道。

其次是从功能性、依附性形象到自主性、独立性形象的发展。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男性作家大部分把女性视为“不在场”或令其“失语”;“就连女性身上所散发的味道也因男性的需要和审美而被肆意定义为‘香气’或‘臭味’”⁵⁷⁾,男性是在场的“决定者”,女性始终是缺席的“被审判者”,是无法挣脱既定命运的“他者”。⁵⁸⁾作为美人的西施在政治家的头脑里,是一种功能性的政治工具。甚至西施最后的归宿也是追随范蠡而去,我们丝毫感受不到西施的意愿和喜怒哀乐。

在韩半岛的诗词散文中的西施形象,几乎都与中国的西施形象保持一致,韩半岛文人只是借助固有的西施形象来感怀抒意。但是小说中的西施形象发生了稍许的变化,以明代的『浣纱记』为底本翻案的韩半岛的『浣纱姑娘』,文中的西施相对于『浣纱记』展现了西施更多样的面貌,除了『浣纱记』中的温顺的性格和对爱情的执着外,西施在处理事情上表现出冷静的态度,也展现了果断的女性形象的一面,赋予了西施形象更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西施开始为自己发声,试图主导自己的命运。

第三,对西施“神女”形象和沉江结局的忽视。作为妇孺皆知的美人,西施的美人形象早已定格在先秦文人的笔下。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的发展,创作主体的

57) 이경미, 「韓·中·日 고전문학 속에 보이는 여성과 향기(香氣)」, 『中國學』, 第76輯, 2021, p. 459.

58)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全译本), 陶铁柱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发挥,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等多方面的需求,西施的形象也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在先秦和西汉时期,她只是美人的典范;东汉时,她已被披上政治的外衣,成为吴越称霸的棋子、美人计的主角。西施的身世也越发清晰,对其结局也有了“沉江”与“泛湖”两种不同记载,甚至『越绝书』始将西施与范蠡相联;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西施又摇身一变,成了仙女的形象,将其裹上了“神女”的面纱。”⁵⁹⁾反观韩半岛的西施形象,在诗文辞赋中,西施继承了前代文学中美人之形象与美人计主角之身份,而对于魏晋志怪小说中塑造的其与凡人相会,行踪飘渺,充满神秘色彩德“神仙”形象并没有出现在韩半岛的文学作品中,此外,对于西施的归宿,韩半岛的文人墨客更加倾向于这种功成不居,抽身远隐最终得以善终的逍遥姿态,对于西施沉江的叙述少之又少。

第四,不同社会阶层传播接受的不对称性。相对于古代韩半岛文学作品中西施形象精彩纷呈的刻画,民间百姓的对西施的认知只停留在作为美女的代名词,她是中国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中历史最悠久的人物。相对于文人的接受程度具有很大的不对称性。在韩国口碑文学大典以及韩国民俗大百科全书中也几乎找不到西施的影子。民间百姓眼中的西施少了鲜活的浣纱动作,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为爱勇敢,看不见其在吴宫中的喜怒哀乐、内心矛盾,看不见『浣纱记』中的成长变化,思想交锋,中国正史正传中那些强烈感染我们的爱憎之情、褒贬之意全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平面单一的美女形象,远远不如文学作品中的鲜活生动与形象鲜明。

5. 结论

西施历来以其倾国之美貌和神秘之境遇深得文人墨客的青睐。这一母题随着汉文化的传播也被韩半岛的文人所喜闻乐道,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西施之美进行了多重阐释,文学作家们或直接抒发对西施的赞美或贬斥之情;或借西施抒发自己的情怀与抱负,或表达对国家兴盛和衰亡历史规律的思考与反省;或根据时代背景进行本土化创作,衍生了类似『빨래하는 처녀』等翻案作品。此外,以韩半岛人物为主人公的才子佳人爱情小说中也可以看到西施的影子,由此产生了各具特色又饱含地域特征的西施母题作品。

西施形象在韩半岛的受容过程中也表现出了独特的本区域特点:一是接受主体和受容形象极其广泛;二是从功能性、依附性形象到自主性、独立性形象的发展;三是对西施“神女”形象和沉江结局的忽视;四是西施形象在文人和普通百姓不同社会阶层传播接受的不对称性。综合西施人物形象在韩半岛的传播特点及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笔者认为原

59) 参考曾甘霖,「唐前西施形象演变考」,『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8月第4期, p. 50。

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审美时尚的流变，不管是诗词散文中魅力无穷、光彩照人的绝代佳人，或是近代小说中生动感人、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巾帼英雄，都体现出了文人所处朝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要求。其次，西施承载着男权对女性性别之规范，对其褒贬，是为封建礼法教化与个性思潮的抗衡斗争。第三，不管是西施的“神女”形象还是“仙女”情怀，归根到底都是道教思想的产物，而道教始终处于具有相对“下位层次”文化性质；最后是韩半岛民间的文言分离的现象，因此相对于韩半岛文人对于西施形象的继承与接受，民间对于西施的形象缺乏全面的认知。综上所述，韩半岛的西施形象包含了韩半岛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体现了韩半岛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社会价值观，对为国家大计甘愿放弃个人幸福的崇高精神和美好品质的推崇，以及近代社会对西施所追求的自由无羁和反叛抗争理想的无限推崇。

【参考文献】

〈单行本〉

- 양백화, 『빨래하는 처녀』, 선문대학교 중한번역문헌연구소, 2007.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全译本), 陶铁柱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崔雄权、马金科、孙德彪校注, 『17世纪汉文小说集花梦集校注』, 少明出版社, 2009.
林明德主编, 『韩国汉文小说全集』,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0.
苏仁镐, 『韩国传奇文学的唐风汉韵』, 民族出版社, 2007.
张哲俊, 『东亚比较文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论文〉

- 이경미, 「韓·中·日 고전문학 속에 보이는 여성과 향기(香氣)」, 『中國學』, 2021.
이상덕, 「梁白華의『빨래하는 처녀』에 대하여」, 『中国小说论丛』, 2014.
李剑锋, 「美与爱神:西施形象流变中的救赎意义」, 『名作欣赏』, 2018.
李娜, 「“红颜祸水”还是复国英雄——从『浣纱记』看西施」, 『传承』, 2008.
杨金梅, 「古典诗词中“美女”意象的文化考察」,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齐晓静, 「论西施形象的美化、妖化和奴化——以明传奇『浣纱记』为坐标」,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0.
曾甘霖, 「唐前西施形象演变考」, 『江汉大学学报』, 2005.
李媛媛, 「西施母题的流变阐释」, 济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其他资料〉

- 權好文, 『松巖集』, 第5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金尙憲, 『清陰集』, 第11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金安國, 『慕齋集』 慕齋先生集卷之七,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南九萬, 『藥泉集』, 第1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柳夢寅, 『於于集』, 第1卷、后集第2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李 穡, 『東文選』, 第8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李 穡, 『星湖僊說』, 第26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李奎報, 『東國李相國集』, 第1、3、18、20、26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李敏敍, 『西河集』, 第2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李晬光, 『芝峯集』, 第2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李裕元, 『林下筆記』, 第37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李齊賢, 『益齋集』, 第21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白賁華, 『南陽先生詩集卷上』,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徐居正, 『四佳集』, 第1、2、20、28、31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成 倪, 『虛白堂集』, 第2、11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申 欽, 『象村集』, 第3、4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安 軸, 『謹齋集』, 第2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尹 愔, 『無名子集』, 詩稿 第1、第5本,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尹斗壽, 『梧陰遺稿』, 第2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鄭斗卿, 『東溟集』, 第1、2、8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丁若鏞, 『茶山詩文集』, 第2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曹 伸, 『海東雜錄』, 本朝「權輿」,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趙 曦, 『海槎日記』, 酬唱錄「題島村秋江紅梅」,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曹好益, 『芝山集』, 第1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池圭植, 『荷齋日記』, 9月23日「二十三日 筱湖」,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蔡濟恭, 『樊巖集』, 第5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崔 岷, 『簡易集』, 簡易文集卷之六「紅蓮」,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太宗大王, 『列聖御製』, 第1卷, 『한국고전종합DB』 「db.itkc.or.kr」
- 『四库全书文渊阁版电子版』, <http://www.guoxuedashi.com/> [2022.03.10.]
- “西施”,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6%BD/674085?fr=aladdin> [2022.03.10.]
- “西施评价何其多”, 『北京晚报』, 2019.01.23., http://www.bjwmb.gov.cn/zxfw/wmwx/wskt/t20190123_923967.htm [2022.03.10.]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서시, 한반도, 수용, 번안(翻案), 미인상				
	영문	Xi Shi, The Korean Peninsula, Acceptance, Overturn a case, A Beautiful figure				
<div>The Acceptance Aspect of Xi Shi's Motif on the Korean Peninsula</div> <div>Guan Mei • Choi Yong-Jun</div> <p>In ancient times, the beauty and mysterious situation of Xi Shi always won the favor of literary scholars, 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motif elements i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The literati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have explained the beauty of the Xi Shi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standpoints. some of the literary artists show published sympathy directly on Xi Shi for the feelings of denigration, and some use Xi Shi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aspirations, They are not only foreign builders of Xi Shi's ima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witness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resulting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full of beauties motif works.</p> <p>In the Li dynasty, there was even a battle for hegemony between Wu and Yue. a rewrote novel based on Xi Shi.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y of Xi Shi could strike deep roots, with a permanent charm lies not only in her physical beauty, but also because she was willing to forego personal happiness, to serve the lofty spirit and better quality of the nation.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value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based on Confucianism.</p>						
저 자	제1저자	관메이 / 关 美 / Guan Mei				
	교신저자	최영준 / 崔稔傳 / Choi Yong-Jun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2.02.20.	심 사 일	2022.02.24.	게재확정일	2022.03.11.